

關於劉秀兄弟史事的幾點質疑

王治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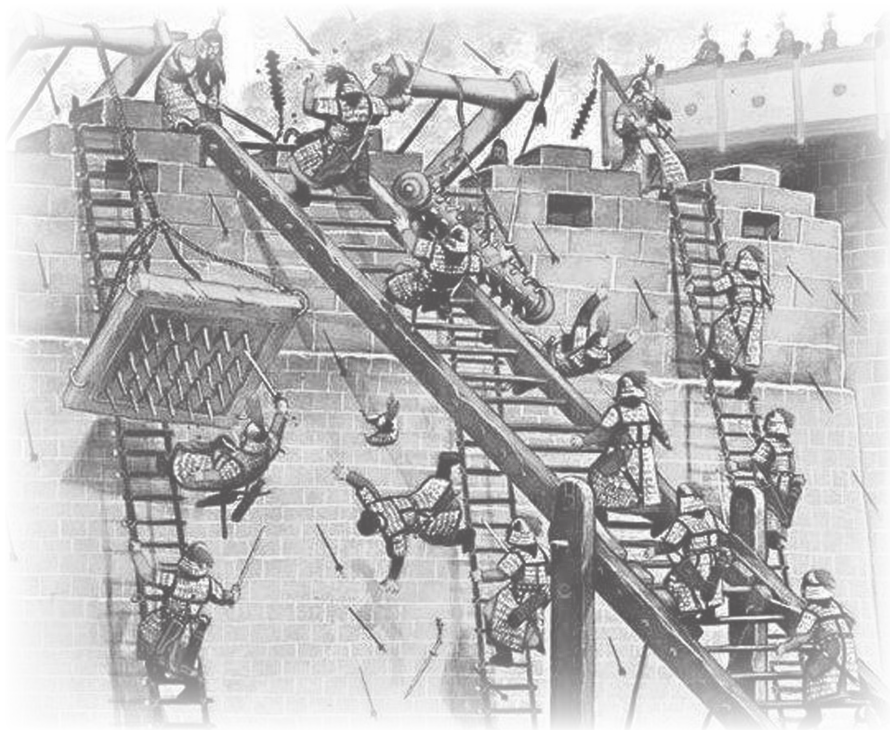


一、劉秀的戰馬是怎麼來的。

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》載：“光武初騎牛，殺新野尉，乃得馬。”記錄光武帝最初騎馬的文字是小長安戰敗，“光武單馬遁走”《後漢書·鄧晨傳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一版，下同）則是漢兵攻拔棘陽後劉秀就有了戰馬，而戰馬的來源是殺新野尉的戰利品。可是檢看過《後漢書》的各紀傳，卻沒有漢兵殺新野尉的事蹟記錄。這就成了一個疑問。我以為，漢兵起於春陵之前，光武已與宛人李通，新野鄧晨相約其各起事，及漢兵起後殺至棘陽，李鄧二人分別將賓客會光武兄弟于棘陽。那麼殺新野尉的就是鄧晨，他將所得的這匹戰馬作為禮物送給了他十分心儀的小舅子，是非常合於情理的事。

二、前隧之軍的人數有多少。

《後漢書·齊武王縝傳》記載小長安戰敗之後：“阜、賜乘勝，留輜重於藍鄉，引精兵十萬南渡黃淳水。”我認為，甄阜和梁丘賜所率與漢兵作戰的軍隊應該沒有十萬之眾，他二人用的是前隧大夫和屬正的官銜，這說明他們不是正規部隊，正規軍的領隊都有將軍的稱號如嚴尤、陳茂等。前隧相當於以前的南陽郡，一個郡不可能養得起十萬人的地方部隊。如果阜、賜的人馬真有十萬的話，那麼在小長安初次遭遇之時僅需一個衝鋒就能拿下棘陽。後來劉家兄弟爭取到了援軍，也只添了下江兵五千人，可是僅用了一個早飯的功夫，就把前隧之軍打得落花流水，可見“引精兵十萬”之說屬虛誇太過。



三、“臨比水”和“阻兩川間為營”及“絕後橋”

173

《後漢書·齊武王縯傳》：“臨比水，阻兩川間為營，絕後橋，示無還心。”臨比水，應為“臨謝水”；“阻兩川間為營”，王世明先生在《十九個棘陽的來歷與考證》中說是“在唐河兩岸”紮營。“絕後橋”被說成“絕唐河橋。”我意，“阻兩川間為營”應為“擋在棘水東岸和謝水西岸間的平陸地帶紮營。”“絕後橋”應為“斷絕黃淳水上的橋樑。”

四、“戰于比水西”

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》載：“更始元年甲子朔，複與甄阜、梁丘賜戰于比水西，逐斬阜賜。”比水離棘陽城約有百里之遙，《後漢書》各紀傳中沒有前隧軍渡過黃淳水後又東渡謝水（今唐河縣之澗河）的記錄。因此，“戰于比水西”應為“戰于謝水西。”假如此戰在比水西岸附近一帶，前隧軍戰敗應首先面臨的是“卻迫謝水”而不是“卻迫黃淳水”；且戰場廣闊，收不到“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”的效果。

五、“屠長聚及唐子鄉”

《後漢書·齊武王縯傳》載：“合軍而進，屠長聚及唐子鄉。”由於這一句話的表述，有人便以為長聚在棗陽之北的高拱橋。當然，唐子鄉為今太平是沒有疑問的。這樣，這兩個地方因為近鄰就被合在一起被“屠”了。參閱《光武帝紀》，我認為這兩個地方不是近鄰，也不是被合在一起“屠”的，而是分為兩次。前次之屠，被稱為“西擊長聚”，是新市、平林兵合夥幹的，與春陵兵無關。關於長聚在什麼地方，鄭天挺教授認為“在新市”，而我則以為“在隨棗走廊的某一點上。”理由是，新市、平林兵欲至春陵與漢兵合，必走隨棗走廊無疑。長聚應在今唐鎮（古上唐鄉）之東、隨縣城之西的澗水河谷走廊間。